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自觉和实践超越

——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批判视角

高登辉 刘卫财 王海亮*

【摘要】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但不同民族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模式应有所不同。资本逻辑推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产生和积累了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显现的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应时刻保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审视与批判,基于对世情与国情的深刻认知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自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关键词】 历史自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所谓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是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的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17世纪的西欧率先开始了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资产阶级以暴力推动商品和资本输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外围”和“边缘”地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似乎现代化就是“欧化”、“西化”,即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革命推动的人类从农业文明社会发展为工业文明社会,进而为信息社会,为共同内容的全球性历史变迁过程,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这一过程在西方国家借以实现的特殊社会形式而已,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将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向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既要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负面价值保持批判,更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话语逻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审视

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及现代化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如:冲

*高登辉,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54007;刘卫财,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海亮,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佳木斯大学讲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战略思想研究”(14AZD001)、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求问题研究”(13E072)、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历史与现实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求问题研究”(12542278)的阶段性成果。

破欧洲中世纪封建神权对人的精神思想的奴役与禁锢,实现思想解放;推动科技进步并把科技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实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努力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开拓了世界市场;工业化发展促进了生产集中和服务的规模化,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为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反对封建特权,从而推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值得我们汲取。但在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产生和积累了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弊端,对此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历史性的超越。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商品、利润和资本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已过度极化了,单纯的资本利润最大化追求一次又一次地引爆经济危机损害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再次用铁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商品、利润和资本作为自己的唯一驱动力的巨大破坏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痼疾。

资本利润最大化驱动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伴随着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导致物的世界的过度膨胀对于人的世界的极度压抑。对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物化世界的极度膨胀及其对人性世界的残酷压抑与控制,马克思曾进行了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014年3月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历史的真相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使所谓的法制已相当完备,但大部分社会财富依然集中于最富有的1%人口手中,而在印度、俄罗斯等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国家中,其社会财富更是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一历史趋势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的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始终无法克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折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难以摆脱技术、商品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也就是物的逻辑的支配。物的逻辑支配着人与社会,统治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固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对物化世界的放纵和对人的世界的漠视,也是人的精神压抑与不自由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人的劳动的异化与人的自由的丧失。西方资产阶级是高喊着“自由”、“平等”、“民主”、“天赋人权”的口号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制宪者的眼里,民主是对财产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民主的多数原则、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肯定会对财产权构成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只能用表面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来掩盖事实上的资本统治。“资本的逻辑”对人的压抑和控制是通过劳动的异化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人的肉体生成的手段,……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科技文明在资本主义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产方式中并未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也没有成为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必要途径,反而造成人对技术及其产品更深层次的依赖,技术不仅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而且资本极力寻求与一切新技术的合作而获得权力的机会,进而成为支配人与社会更强大的外在力量。而劳动依然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劳动仅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劳动者变成了“精神上 and 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在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富裕发达,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即使是“福利国家”政策得以广泛推行的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作为奴役者和压迫者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本质上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也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要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这种对人性的压抑与控制的弊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开创新道路。

二、突破西方金融霸权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实践

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是中华民族坚定不移奋斗目标。但在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世界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依附型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可以说“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壮大的道路与众不同”^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与工业化努力在西方列强的打压下都归于失败。事情正如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所公开扬言: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资本帝国主义的霸道和狂妄及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打压意图暴露无余。突破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强大阻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根本力量源泉在于以新的制度安排把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效地组织起来,开辟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三大任务,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实现国利民福,进而提出“社会主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徒有民国的招牌,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有效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广泛而深刻地动员、组织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全社会的团结稳定,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真正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依靠野蛮残暴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对外侵略掠夺来满足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向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三大改造”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全体人民在公有制基础上共同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一方面极大地动员和组织起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安排:由于生产资料完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②王永贵、夏禹:《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需要经过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又避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现代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现代化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金融霸权的封锁和打压,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选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与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选择,在民族工业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条件下极大地避免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剥削与掠夺,最大程度地捍卫了国家和人民利益,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而国民经济命脉却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悲惨命运。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独立,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境界。冷战后期,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抓住机会重返国际社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社会全面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对立思维,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高效、执行有力的制度优势,又发挥市场灵活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激活整个社会创造力,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统一协调起来,从而开辟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既适合经济规律又适合政治需要、文化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现代化发展道路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又超越了资本利润最大化追求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几百年的成绩,创造了现代化发展奇迹。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价值的形成,在实际运行中是一个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即资本流遍世界而利润流向西方。这就必然导致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体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突破全球分工条件下这种不平等的积累结构,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相抗衡成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开启转型升级进程。2007年发端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在全球持续发酵,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警示人们,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然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侧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完成赶超的任务,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激发全社会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创新活力,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全面超越;如果说金融危机前中国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侧重于经济技术领域,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将更加突出社会和民生领域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和时代背景下定位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突出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旨向和人民性;如果说金融危机前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认识与实践还有许多不足的话,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提出“四个全面”、“五位

①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9页。

一体”、“一带一路”及新发展理念等发展战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加积极主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①

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分析

中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制度框架与发展模式不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由此招来西方的诋毁、责难和“中国崩溃论”的唱衰。问题的要害不仅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本身对西方社会形成的竞争压力,更在于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追求提供了另一种可资选择借鉴的道路与模式。

前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地区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发展,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势崛起及向全球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而形成了西方中心—边缘亚非拉的支配与被支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由此滥觞。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们如意大利的维科,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都关注到世界历史的形成,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观点,但他们把西欧看成是世界的未来,把西欧的一切都标准化,便以此来裁剪世界及其历史走向,从而使世界历史思想蒙上了狭隘的地域阴影。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了两个“普遍”的唯物主义认识:即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的全球扩大进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溢出效应充当了促进非西方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共同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结果。正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同样推动了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一样,人类文明发展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明确告诉我们,在两个“普遍”的推动下,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非正义、非人道导致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残酷现实,力求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以牺牲、贬损人的价值为代价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于是,马克思修正了其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历史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方社会在人民革命胜利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的历史发展前景,从而指明了东方社会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顺应人民与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独立自主创造性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直接碰到的具体的现实的条件下自觉自主行动。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以物质生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必须通过工业化而走向现代化,创造物质财富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价值追求。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动因和机制,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就是如何认识和驾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化和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安排必然要超越资本逻辑,引导资本为国家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人类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与科技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是资本支配着劳动,资本逻辑支配着社会、自然、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应对这些危机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改良、改善,但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和资本利润最大化追求的无限扩张。而且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这些危机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由重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过渡到农、轻、重协调发展,发展生产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相协调,再到正确处理工业化进程中的“十大关系”,理论与实践自觉的意识逐步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在融入世界经济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中更加积极自觉地协调经济、社会、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

中国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自身,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国际政治经济重心正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向亚太地区,世界整体“向东看”,尤其是向中国看,这是世界历史体系五百年来最深刻的转型。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振再一次焕发出令世界瞩目的勃勃生机,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边缘化”的中国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当今中国正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与机构的制度性安排引领并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未来面貌。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推动世界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可以预期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必将愈来愈成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共识与目标引领,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模式的唯一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与进步。

(责任编辑:王永贵)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standing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Its Overtaking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Mode in Practice

GAO Deng-hui, LIU Wei-cai, WANG Hai-liang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marks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though it is the common pursuit f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fulfi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approaches to this fulfillment vary from nation to n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capitalism have made a lot of accomplishments, but the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 and shortcomings have appeared accordingly.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al mode has lost its momentum. In light of this, China should cri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review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its own modernization drive. In order to open up a brighter prospect for human society, China should also overtake the western mode and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ly and unswervingly on the basis of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world affairs and its own condition and its autonomy in choosing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road to development.

Key words: self-awareness of history; capitalism; socialism; self-confidence in China's path